

如何以「我是一个侧妃」开头 写一个故事？

我是一个侧妃，作为姜大将军的女儿，原本理应配得上太子正妻，但母亲的身份，决定了我的身份。而嫁给太子，也只是我为了心上人和阿姐的一次妥协。

这是我的心上人第十二次来我家提亲，第十二次向我的嫡姐提亲。

陆靖寒来的时候高头大马意气风发，看着我阿姐时一双眼里全是柔情和缱绻。

以前他来提亲，总是被父亲三言两语搪塞出去，现下不一样了，他成了新科状元，殿试榜首，是实打实的天子门生。

陆靖寒受封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我家指天立誓，要十里红妆迎娶我的阿姐为正妻。

那些话本子里高门大户的女儿总是瞧不上这些寒门子弟，可我的阿姐不同，她是真的喜欢陆靖寒，我曾偷偷撞见过他们月下互诉衷肠，那时他们相识了半年，而我已经偷偷喜欢了陆靖寒五年。

两心相悦这种事，从来没有先来后到的道理。

父亲是不肯阿姐下嫁给陆靖寒的，尽管他已经高中状元，可阿姐是当朝云麾将军的嫡女，父亲手握二十万北境大军，连皇子登门也要给他三分薄面，自然看不上一个毫无根基的状元郎。

用父亲的话说，阿姐日后应该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。

父亲是希望阿姐成为未来母仪天下的皇后。

可阿姐铁了心要嫁给他的陆郎，父亲对陆靖寒下了逐客令后，阿姐就跪进了宗祠，两天两夜不吃不喝，父亲气的不轻却又没办法，只好让我去送一些吃食。

我给阿姐准备了她最爱吃的枣泥云片糕，可她一口也吃不下去，只拉着我的手说若不能全了陆靖寒对她的一腔情谊，她宁愿长跪祠堂以死明志。

我把原话转告给了父亲，父亲在书房独坐了一下午，最后应下了陆靖寒的提亲。

父亲看重的姜氏荣华，终究比不上他最疼爱的女儿。

阿姐知道这个消息后喜极而泣，抱着我说：

「瑕儿，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。」

我轻拍着她的背让她先去休息，这两天下来的她的身形都清瘦了一圈。

从阿姐跪祠堂开始，我就知道这件事总是要成的。

阿姐的母亲是父亲的原配妻子，生下阿姐后气血两亏，不几日就撒手人寰。

对于阿姐，父亲总是存了十二分慈父心肠，和女儿的命比起来，那个尊贵无比的皇后之位也变得不重要了。

至于我，我只是父亲酒后留情的产物，我的母亲是将军府里的乐娘，怀了我以后被纳成了妾室。

阿姐的名字是姜瑜，是整个将军府最耀眼的明珠。

而我叫姜瑕，是父亲还沉浸在先夫人逝世的悲痛中时草草取的名字。

美玉才无瑕，我终究不是那块美玉。

我与阿姐年纪相仿，父亲对我的母亲谈不上多喜欢，只是放在府里养着，自然也不怎么在意我，可阿姐对我好，所以连带着旁人也不敢看轻我。

先夫人去世后父亲没了念想，一心扑在朝堂上，这么多年来偌大的将军府就只有我和阿姐两个女儿，连个继承家业的人也没有。

所以阿姐当皇后，是父亲永保姜家昌盛唯一的办法。

如今应了陆靖寒的提亲，阿姐高兴了起来，父亲虽然不怎么情愿，却也还是开始着手准备阿姐的嫁妆。

流水一样的珍奇宝贝和田产地契送进阿姐的房里，这样的盛况直到两天后，当朝太子亲自登了门才停下来。

太子和父亲在前厅议事时，我正在陪阿姐绣鸳鸯样式的帕子，等到鸳鸯绣了一半，父亲突然派人来把我也叫去了书房。

等我进了父亲书房时，太子已经不见踪影，取而代之的匆匆赶来的陆靖寒。

陆靖寒坐在一旁脸色铁青，一只手紧紧握着茶杯，手背上青筋毕露，看见我去了也只是草草冲我点了点头，完全没了以前的镇定姿态。

我冲着父亲服了一礼，问这是怎么了。

两个人都神色各异，没人回答我的话，就这么过了半晌，陆靖寒才放下茶杯，起身掷地有声的告诉父亲，若是不能娶阿姐为妻，他情愿终身不娶。

父亲也生了气，扬高了声调质问：

「难道瑕儿就不是我的女儿吗？」

「陆某向来只把瑕儿当妹妹看待！」

我心头一凉，再看着牙关紧咬的陆靖寒，突然就反应了过来。

父亲是要我替阿姐嫁给陆靖寒。

这场三个人的对峙最终不欢而散，陆靖寒拂袖离去，只剩下我和父亲留在房中。

父亲坐在椅子上，身形罕见的佝偻了一些。

「方才太子殿下登门，是为了求娶我姜家的嫡女。」

东宫太子求娶将军嫡女，若是放在话本子里，怎么看都是一桩能流传百世的佳话。

父亲想要我代嫁给陆靖寒，只要陆靖寒点了头，阿姐那边自然也就死了心，然后风风光光的嫁进太子府。

可哪怕父亲的威逼利诱加上我和陆靖寒多年的情谊，也抵不过他一颗真心都付给了阿姐。

父亲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，太子求取姜家女一事已经在宫里定了下来，如今陆靖寒不肯，阿姐自然也不肯，那就只有我替阿姐嫁进太子府了。

可我只是个庶女。

父亲说若是我肯嫁给太子，他就抬我的母亲为正妻，从此可入宗祠，可享富贵，而我也将成为云麾将军府正儿八经的嫡次女。

我错愕的看向父亲，问他若是我肯呢。

父亲的目光锐利得像火一样，似乎在质问我为什么不肯。

「你是姜家的女儿。」

若是太子不登门，父亲或许也会替我寻一门好亲事，让我留在京城安稳一生。

可太子偏偏就来了。

父亲让我回去考虑清楚，明面上是让我考虑，可我想了许久，也实在想不出一条其他的路来。

我浑浑噩噩的出了书房，却在半道上遇见了陆靖寒。

他说他就是在等着我。

他说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只能相求于我。

他说瑜儿身体孱弱，受不了这样的打击。

他说，想求我嫁给太子。

我的父亲和陆靖寒，为了我的阿姐，想出了同样的办法。

还记得十一岁那年，我生了场大病，被父亲送去淮宁老家休养，自此认识了十四岁的陆靖寒。

那时候我满脸都是红疹子，同龄人都视我为怪物，唯有陆靖寒送了我一只鸽子逗我开心，那天陆靖寒笑得温柔，我一头扎了进去，再也没能出来。

这么多年来陆靖寒从未求过我什么，如今第一次开口乞求，却是这样的光景。

我与他相对无言，静默了半晌，我嗓子发涩，沉默着错开他，匆匆回了房。

阿姐还在房内的等我，看见我进去就扬起帕子让我去看她绣的鸳鸯，她说这鸳鸯的尾巴她总是绣不好，让我帮她看看该怎么改。

我捧着帕子看了两眼，一滴泪就狠狠砸了下去，在帕子上浸出一块深色。

阿姐急匆匆的站起来扶住我的肩膀问我怎么了。

我轻轻摇了摇头。

「阿姐，嫁给陆靖寒你会高兴吗？」我靠在阿姐的肩膀上，一如小时候。

「高兴，我当然高兴。」阿姐听见陆靖寒的名字，眉眼都弯了起来。

「你高兴就好，你高兴，我也就替你高兴。」

我告诉父亲，我愿意嫁给太子。

我出嫁的日子比阿姐早了半个月，定下日子的那天，阿姐冲进我的房里，问我是不是父亲逼着我嫁的。

我正在梳头，黝黑的长发一梳就梳到了尾。

「不是，是我自己愿意的，我喜欢太子。」我把梳子放在妆台上，拉着阿姐在桌边坐下：「难不成阿姐还舍不得我嫁？」

阿姐刮了刮我的鼻子说我没个正形，我和阿姐聊了近一夜，从太子殿下的品性到嗜好，从进了太子府要应对的各路事宜和种种规矩，阿姐和我说了个遍。

她问我是什么时候喜欢上的太子，我想了许久，却发现这些年我见到过太子的次数掰着手指头就数得过来。

阿姐还在等着我回答，我憋了半天，只好说是一年前的马球会。

那场马球会我去了，那也是离太子最近的一次。

我和阿姐嬉闹了一夜，天快亮时才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。

和阿姐长谈后不久，我就坐上了花轿，被送去了太子府。

我当了多年妾室，陪了父亲十多年的母亲，在我出嫁的前一天被抬成了正妻，终于扬眉吐气了起来。

而我则嫁给了韩云廷，成了太子侧妃。

二.

按理说，姜家的嫡女做太子正妃是够格的，可我母亲只算续弦，我也是刚刚才有嫡女的名头，所以让我当侧妃，已经是最妥帖的安排。

送亲的队伍吹吹打打，后面跟着的是父亲替我准备的嫁妆，父亲不在意我，可也从未薄待过我。

我被喜婆扶着从侧门进了太子府，太子府的姬妾甚少，加上没有太子妃，所以我连敬茶礼也不用行，就直接被送进了婚房。

我曾想过有朝一日我的夫君会三书六礼娶我过门，上拜天地下敬父母，可世事弄人，我终究没能如愿。

我按照出嫁前学的规矩，端端正正的坐在了床边，盖着红盖头，我只能在垂眸时看见自己手中的团扇和绣着繁复图样的喜服。

听说因为我父亲和太子的缘故，外面来了不少宾客，大都是朝中有头有脸的人，我在婚房里枯坐，喜婆和丫鬟就在旁边守着，一个个都守着规矩，半点声响也没发出来。

一直到天色黑了许久，我才听见门被人推开，接着就是众人行礼再退出去的声音。

门不知被谁又合上了，有人一步一步的走到我身边，靴子踏在砖石上，让我的心也跟着扑通直跳。

那双用金丝绣着祥云纹样的靴子停在了我面前，靴子的主人抬起手，掀开了我的红盖头。

我的掌心浸出了薄汗，连忙双手举起团扇挡在了自己面前。

教我规矩的老嬷嬷说，这叫遮羞。

「你饿吗？」

太子没有忙着拨开团扇，反而轻声问了我一句饿不饿。

我从未和太子说过话，以前总以为他的声音会满是上位者的傲气。

可他的声音很温和，像一汪沉静的泉水。

我摇了摇头，他就抽走了我手中的团扇，又朝我伸出了另一只手。

那只手的掌心放了几块糕点，用丝帕垫着，看样子是从正厅那边带来的。

「我听人说新娘子一天都要守着规矩，吃不上什么东西，所以给你带了些来。」

太子坐在了身旁，把点心又往我面前递了递。

我的肚子确实空空荡荡，也不知道悄悄响了几回，可看着面前的点心，我还是只能强笑着说自己不饿。

父亲说，嫁进了太子府，就要比在家时千倍万倍的守着规矩。

「妾伺候太子殿下歇息吧。」

我站起身冲太子行礼，复又打算蹲下，去脱掉太子的长靴。

可我还没来得及蹲下去，就被他一把扶住，嘴里也跟着被他塞了一块点心，花生和红枣的甜味让我有些反应不过来。

我错愕的抬头看向太子，在满室的红烛光影中，我看见了他俊秀脸上难掩的笑意。

「我都带来了，你且吃两块又如何。」

在太子的注视下，我终于还是将那些点心都吃光了。

以前我的母亲说，不论是高门大户还是寻常人家，做了别人的妾，那就只是个名头好听些的奴才。

所以我从答应嫁来太子府后，就做好了服侍太子的准备，可他好像完全不需要我伺候，甚至还替我擦去了嘴角的点心屑。

太子说，他困倦了。

太子还说，明日他要上早朝，所以要早点歇息。

我学的所有伺候人的规矩，在他凑近我，用唇瓣封住我的嘴唇时，竟全部都忘了。

在床帐垂下耳鬓厮磨时，我因为害怕，手也紧紧的握成了拳，指甲陷入肉中，才能让我觉得自己还算清醒。

「你很怕我？」

太子附在我的耳边，突然停下了动作。

「妾……」

「你若是害怕，我不逼你。」

我僵直着身体盯着床帐的花纹，太子就这样扯了扯被子，睡在了我旁边。

我疑心自己是不是惹恼了他，所以偷偷扭头望了他一眼。

太子闭着眼睛，让人看不清喜怒。

我用手揪着被子，不知道该开心，还是该后怕。

「以后不必称妾了，本来，你应该是我的妻。」

新婚之夜，我没和太子圆房，太子不但没动怒，还说我是他的妻。

因为这句话，我一整夜都在闭眼假寐，怎么也睡不着。

等到天亮时迷迷糊糊的睡了一会儿，再醒过来时，太子已经不见踪影，床榻上他的位置也凉了下來。

我急急忙忙的起床，问进来伺候我梳洗的侍女是什么时辰了。

侍女垂着头，告诉我已经巳时了。

用不了多久，太子就该下朝回府了，而我竟然刚刚起床。

我坐在妆台前，侍女不慌不忙的替我挽着发髻，看我有些坐立难安，宽慰我说是太子吩咐让我多睡一会儿，等我醒了再让旁人来请安。

「请安？」我看着铜镜里映出来的人影，生起了满腹的疑问。

我是侧妃，所以还不够资格随太子进宫奉礼，可让其他人来给我一个侧妃请安，又是哪里的规矩。

且不论是谁定的规矩，但人确实是来了。

太子府后院的这些女眷大都是官宦世家的女儿，虽然送进来了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名份，但只要进了太子府，日后太子登基，总是少不了好处的。

如今看来，我这个侧妃竟然是太子府后院里名头最正经的女眷。

我坐在主位上看了看，统共来了五个人，听侍女说还有一个是昨日就生了病，所以没能来。

我和众人打了个照面，让房里的侍女把准备好了的见面礼都发了下去，然后在众人的恭维声中笑得脸都快僵了，才结束了这次请安。

我揉了揉僵硬的脖子，在脑子里把刚才那些人的名字和脸都对了一遍，才弄明白没来的那位是清蕤院的，尚书府的三小姐，比我早七个月进太子府。

等这一圈都应付下来，我还没能坐下好好喘口气，太子就回府了。

太子的小厮来通传，说是济北起了水患，所以太子一回来就进了书房和幕僚议事，午膳便由我一人用了。

三.

太子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忙一些，侍女说我嫁进来之前，太子已经快一个月没踏进过后院了，要么是在书房忙，要么就是受宣进宫在宫里忙。

我在院子里闲来无事，只好一个人待在房里摹字。字摹了好几张，我正写的入神，忽听见门口传来了一道男声，

「整天待在府里，可觉得闷？」

是太子。

我急匆匆放下笔走到桌前行礼，太子看起来心情似乎不错，就是拿起桌上我摹的字看时，表情有些一言难尽。

我的字从小就难看，练了这么多年也只是勉强能入眼。

「妾的字实在难看，让殿下见笑了。」我有些赧然，差点揪碎了手里的帕子。

「昨日就同你说过不必称妾，怎么，不听夫君的话吗。」太子的目光黏在宣纸上，说话却稳稳当当：「你既嫁给我，日后我们就是夫妇一体了。」

太子这话说得极自然，让我自己都恍惚了一下，想要告诉太子夫妇一体指的是正妻，却又在他稳重的神色下把这句话卡在了嗓子眼里，只能站在一旁一言不发，任由太子翻阅我的字。

太子看着纸上落笔写下的瑕字，突然问我有没有小字。

我摇了摇头，告诉他没有。

我父亲是行伍出身，虽然如今位极人臣，但是关于女子小字的这些小事，他向来是不在意的。

「那我给你取一个小字，怎么样？」

太子是我的夫君，要给我取小字，自然没什么不妥，我点头，他便让我过去，握住了我的手，在纸上写下爰爰二字。

太子的字方方正正的，每一笔都带着筋骨力道。

他说，有兔爰爰，雉离于罗。

他还说，希望我嫁给他以后，能自在，能快乐。

太子的掌心有些温热，让我的手倏地一顿，纸上就染了一块浓重的墨迹。

我轻轻侧过头，看着太子眉眼，心突然漏跳了一拍。

我瞧见过他和别人说话，那些时候他总是自称为孤，是东宫太子，国之储君。

可他与相处时从不称孤，恍惚间让我觉得他竟只是个普通人，只是我的夫君。

我悄悄掐了掐自己，让自己将这些莫名其妙的想法都压了下去。

自有了小字以后，太子就只叫我爰爰了，他操心着政务，府里的其他大小事宜，在我入府的第三天就全部交给了我，我怕自己做不好，他就让我拿出气势来，凡事都有他给我撑腰。

我被太子的态度弄的迷迷糊糊，一时间分不清他是看重我的父亲，还是真的对我抛出了一颗真心。

不过侍女说得倒也是实话，太子的确很少踏足后院，甚至有连着好几天都是在书房过的夜。

济北的水患越来越严重，听说去振灾巡患的大臣是太子门下，但人还未至济北，就被人上奏参了，说他的胞弟在京郊强占了田地，还闹出了人命。

奏折递到了龙案上，在天子脚下肆意妄为，闹出人命案子，还企图瞒天过海，皇上震怒，连带着太子殿下都被训斥了一顿，在勤政殿里跪了足足半个时辰。

朝堂之事我帮不上忙，只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管好后院，好在大家都不是难相处的人，比我进府更早的人也看破了太子不在意闺阁之事，平时的日子也各有各的办法打发。

但唯独有一人，我进府至今，连个面都没能见上。

尚书府的三小姐柳玉盈，柳尚书的独女，实打实的掌上明珠。

早些日子就说她是病了，这一病就是十来天，药我也没少差人送过去，就是总不见好。

我以为她是真病了，却没想到会在太子书房前和她撞见。

太子在宫里跪了半个多时辰，我让小厨房炖了汤，想要给太子送去，却在书房门口和柳玉盈撞了个正着。

若不是侍女提醒我，我都认不出来眼前这个面若桃李皎若明月的人，就是一直称病的那位。

她也带了汤盅，看样子也是来见太子的，我到时她已经站定在了门口，比我还要早到一些。

两两对望，她只是看了我一眼，草草服了服身，就收回了目光。

我和她一人站左，一人站右，枯等了许久，书房中的太子幕僚离开后，才有小厮出来，端走了我和她带来的汤盅。

太子这是不想见其他人？

汤盅被端走，柳玉盈的反应比我还快些，对着来人吩咐了一句照顾好太子，就转身离开了。

最后是小厮行了礼，告诉我太子的书房从不让女眷入内，我才明白了过来，也回了自己的院子。

我本以为太子今天又要一人独宿，却没想到当夜太子来了我房里，依旧是熄了灯两个人躺在榻上安稳入睡。

我听着太子平稳的呼吸声，就快要睡着了的时候，半梦半醒间忽然听见太子说了一句：

「今天的汤很好喝。」

接着我的手便被太子握住了，还被他轻轻拍了拍。

隔日我正在看府里的账簿，阿姐和陆靖寒大婚的帖子就送到了太子府。

贺礼我是早就备下了的，消息我也是早就知道了的，可看着大红的喜帖上用金箔写下来的两个名字，我还是生出了一股恍如隔世的错觉。

阿姐出嫁的前一晚，我先回了姜府替阿姐梳妆，姜家只有我和她两个女儿，如今各自出嫁，最难受的，应该就是父亲了。

我用檀木梳子去梳阿姐柔软的乌发，从来都大大方方的阿姐，脸上罕见的浮现出了娇羞。

她悄声问我太子对我好不好。

我说好，太子对我极好。

他虽然忙碌，却也时时记挂着我，经常带一些机巧的小玩意儿回来给我，前两天得了空，还带我去了一趟近郊马场解闷。

她又再把声音压低了几分，问我嬷嬷教的那些闺房秘事可是真的。

我一愣，阿姐只当我是害羞了。

其实嬷嬷说的那些，我一样也不知道，太子殿下担心我害怕，除了新婚之夜，其他日子来我房里时，最亲近的举动也只是揽着我的肩膀入睡罢了。

第二日阿姐出嫁，父亲掏空了半个将军府，备下了绵延数十里的嫁妆，送他美玉般的瑜儿出嫁。

陆靖寒亲自来迎亲，一路吹吹打打好不热闹，我那些堂亲兄弟都在门口堵着，陆靖寒和他们纠缠了许久，才进来接走了阿姐。

路过我身旁时，陆靖寒突然脚步一顿，对我说多谢我的成全。

我垂下眼帘，往旁边挪了一步，没再搭话。

我曾想过陆靖寒是否明白我的心意，可想到最后，却发现无论明白与否，他的心都已经装满我的阿姐，再空不出一给旁人。

人总是要向前看的，无谓什么是成全。

阿姐上花轿时，我跟在父亲身旁，看着父亲悄悄红了眼眶。

而我的母亲也终于不再低三下四，开始有了几分底气，帮着招呼往来宾客。

太子没有亲自来，但是也额外备下了厚礼，不仅是太子，三皇子也让人送来了贺礼，架势和阵仗都不输太子府。

母亲说这是父亲在朝中受人看重。

我知道父亲向来是威震一方的。

可我还知道，三皇子向来是对太子之位虎视眈眈的。

四.

各路贺礼，父亲都收下了，为了这桩婚事，大半个京城都热闹了起来。

一直到我回了太子府，都还能依稀听见鼓乐的声音。

今天太子没有在书房忙活到半夜，反而来了我房里画画。

皇后擅丹青是早就出了名的，母子一脉，太子的丹青也绝妙，他画雪中赤梅，冲寒斗雪，玉骨冰清。

我站在旁边替他磨墨，一笔朱砂落下，纸上的梅花就有了神魂。

「听说三弟今日也送贺礼去将军府了。」

太子说着话，笔却没有停下。

「去了。」我磨墨的手一顿，把今天看到的三皇子贺礼名册上的东西，一一都告诉了太子。

「我只是随口一问，这些琐事，你不必操心的。」

太子的嘴角含着儒雅的笑意，最后一笔落下，毛笔也被他搁置在了笔架上，宣纸上的梅花凌雪开在宫墙角，说是栩栩如生也不为过。

这幅画挂在了我房中，太子说等冬天到了，他就带我去宫里的梅园，那儿的梅花开的最盛。

「爰爰，你进过宫吗？」

「进过，不过是几年前的事了。」

那年我刚被接回京城，上元节皇上设宴宴请众臣，父亲本来要带阿姐去，可阿姐受了风寒，就央着让父亲带我进了宫。

那是我第一次进宫，也是唯一一次进宫，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，父亲发觉我一直向外看，就低声告诉我若是醉了，就让宫里的宫女带着我出去醒醒酒。

上元节满城烟花宫里也能看见，我一路踩着雪，不知不觉就走了老远，还和引路的宫女走散了。

最后是在一条狭小宫道上，我遇见了一个小太监，我替他解了围，他替我指了路，我才有惊无险的回到父亲身边。

太子许下了带我进宫赏梅的诺言，可我还没等到冬天，一道圣旨就将太子禁足在了府中，连太子手中正在督办的一应事宜，都挪了近一半交给三皇子。

依旧是济北赈灾的那档子事，派去赈灾的那位大人不但胞弟是个败家子，自己在赈灾途中还和沿路官员喝酒狎妓，差点就耽搁了大事。

这回皇上是真的动怒了，以识人不明任人唯亲的罪名下旨禁足太子半月，连宫里的皇后娘娘都因为被训斥教子无方而自请了脱簪抄经。

太子肉眼可见的颓靡了下去，府中幕僚进进出出书房多次都没个结果，最后还是太子砸了砚台，把人通通都赶了出去。

这一次，柳玉盈进了太子书房。

不知她和太子说了什么，第二天柳尚书就上奏举荐了陆靖寒，让他重新督办赈灾一事。

陆靖寒是我的姐夫，如今和太子也算是连襟，丢了一个成事不足的旧臣，扶上去一个沾亲带故的新贵，怎么看对太子也算是有益的。

和柳玉盈比起来，她的确胜我许多。

可唯独让我没想到的，就是这样一个扶植新人，在皇上面前露脸的好肥差，三皇子竟然没有和柳尚书争上一番，就这么跟着默认了陆靖寒。

太子还在禁足，陆靖寒就离开京城去了济北。

阿姐一个人待在陆府觉得无聊，就常常让我过去陪她。

两个人凑在一起，无非是绣绣香囊，说说最近京城里哪户人家又生了什么趣事。

阿姐的香囊绣的是鸳鸯戏水的图样，里面装的香料闻起来也独特，我问阿姐这是不是京中新流行的香料，阿姐却告诉我她也不知道。

「这是之前靖寒给我的，我是见都没见过的，不过用来安神助眠倒是很厉害，你喜欢的话我取一些给你。」

去看阿姐一趟，反倒从她那里拿了半盒香料回去。

我想要给太子做个新香囊，他最近总是睡不踏实，眼下都起了乌青。

我做香囊时，太子就在一旁看书。

他说以前总是忙，如今禁足了，反倒是有时间陪陪我了。

说到禁足，太子就总是想起宫里的皇后娘娘，说话时也染上了几分不忍和自嘲。

「从小父皇就不喜欢我，记事以来母后因为各种小事被父皇训斥的次数，我自己都数不清了，父皇钟情锦贵妃，连母后的寝宫都很少踏足，这些年我虽然贵为太子，却一直谨小慎微时时留意，母后在宫里也如履薄冰，没想到如今分隔两方，确是我连累了她。」

书卷被太子握在手中，在摇曳的烛火下显得有些泛黄。

锦贵妃是三皇子的生母，是皇上的宠妃，因为锦贵妃的缘故，皇上对三皇子才是真的满腔慈父疼爱。

这些年三皇子虽不是嫡出，却深受皇恩，处处都不落人下，还能和太子在朝堂之上分庭抗礼，自然少不了皇上的偏宠。

「殿下是皇后娘娘的骨血，娘娘不会怪殿下的，正是因为分隔两方，殿下才更要保重身体。」

我绣好了香囊，取出阿姐赠我的香料，想要放一些进去。

这香料香气虽然淡雅，却着实悠远，让人闻起来就觉得静心，就连一旁的太子，都闻到了这股香气。

「这是府里的新香料？」

「不是，这是阿姐今天给我的。阿姐从小就身子弱，经常睡不踏实，她说这香料静心安眠，就送了我半盒。」

我坐在桌边捋饬香囊，太子也放下了书卷走到我身旁，捻起一粒香放在鼻下闻了闻，淡淡道：

「这是外番的香料，叫白胶香，听说工序复杂，一年进贡来的也不过几盒之数，送进宫里后，通常都是赐给皇后和贵妃。」

白胶香仍旧放在我面前，可我的心跳却骤然如响鼓。

宫里的贵妃只有一个，陆靖寒是外臣不能进宫，太子府也没有白胶香，那他的白胶香是从哪儿来的。

香囊被我死死捏在手中，囊内的白胶香被捏碎，一时迸发出猛烈的香气，弥漫了我整个鼻腔。

怪不得，怪不得陆靖寒去赈灾三皇子未置一词。

可若是陆靖寒真的暗中拜入三皇子门下，算计了我姜家，那我的阿姐呢，我的父亲呢。

那执掌二十万大军，一直立在各派党争之间不偏不倚的云麾将军府呢。

五.

太子坐在了我对面，轻轻取走了被我扣在手中的香囊。

手里一空，我也心也跟着悬空了起来。

香囊被太子放在手里把玩，白胶香的香气扑出来，让人撞了个满怀。

「爰爰，若是有一天我和陆靖寒针锋相对，你会帮谁？」

「……殿下这是什么意思。」

我揪住了衣摆，呼吸也有些急促了起来。

「我只是想知道，我和陆靖寒在你心中，谁更重要。」

太子的目光依旧柔和，却让我觉得自己无所遁形。

他似乎很清楚我曾爱慕过陆靖寒，可我想不通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，在他的询问下，我的脑子变成了一团乱麻，沉默了许久，才回答道：

「殿下是我的夫君，如果真的有那一天……我会帮殿下，但是我阿姐是无辜的。」

「若是我与姜家走到了那一步呢？」

房外有晚风吹过，掠过竹林，发出一串沙沙的声响。

在太子与陆靖寒之间，我别无选择。

可在太子与姜家之间，我做不出选择。

所以我沉默了，连揪着衣服的手也变得不协调了起来。

「我猜如果真的有那一天，你一定谁都不会帮，要是难以两全，无论哪一方败了，你都不会独自苟活。」

世家的女儿，从出生起，又有几个是能随心的。

太子说得确实对，每一个字都死死锤在了我的心坎上。

「所以不论是陆靖寒还是姜家，我都不会让你面对那样两难的境况。」

太子的脊背微弯，伸出了一只手附在我的脸侧，用拇指轻轻摩挲着我的眼尾处。

我与太子对视，在他的眼中只看到了自己的倒影。

我无端的觉得他说的是真话，是最真的真话。

「殿下好像很了解我。」

甚至比我的阿姐还要了解我。

「是啊，了解。这世上能让我花这么多年去了解的人，除了我那个三弟，就只有你了。」

我皱起了眉，有些不明所以。

「多年前你曾进宫赴宴，在宫道上碰见一个小太监，还替他吓走了欺辱他的太监，你可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？」

事倒是记得，不过名字确实有些模糊了。

想了好一会儿，我才不太确定的说出一个名字：

「小亭子？」

话一出口，我便是一愣。

那夜我故意装得骄纵跋扈的赶人，把那堆人吓走后，周围应该也没有旁人在，那太子是怎么知晓的。

韩云廷，小亭子，韩云廷，小亭子。

我低声呢喃了几遍这两个名字，然后对着太子脱口而出：

「你就是小亭子？！」

「不像吗？」

一句反问，更是默认。

太子说那年上元宫宴之前，宫里突然查出有人行厌胜之术，致使锦贵妃大病了一场，最后查出是皇后娘娘宫中的宫女行了诅咒之事。

哪怕皇后多番解释，可皇上还是大动肝火，将皇后圈禁在了自己宫中，不仅不让人探视，连宫宴都不准参加，太子也因为这件事失了圣宠，差点被废黜太子之位，另立三皇子为东宫之主。

明明是阖家团圆的日子，母子却分离，所以太子悄声离席，打扮成了膳房的太监，想要趁机去见皇后一面。

他拿着食盒走了小道，却在途中遇到了其他几个太监，被诬陷偷了宫宴膳食，不但被抢了吃食，还差点就被扭送去了御前总管处。

两相纠缠下，是我误打误撞的突然出现替他解了围，靠自己将军家小姐的身份吓跑了那些太监。

他说他是膳房的小太监。

我说我是姜家的二小姐。

他说多谢我。

我说若是软着脾气被人欺凌，就硬起拳头打回去。

这是我父亲教给我和阿姐的道理。

后来他派人打听过我，见过我好几次，都是远远的望着。

我在姜府后宅平淡度日，他在朝堂步步惊心，抽空见的那些面，知道我安好，就是他的情意。

我记得那时的我以为自己碰见了欺凌弱小之辈，一时愤懑才出声阻拦，却不想那个一直垂着头，将身影隐匿在暗处自称小亭子的人，居然是太子殿下。

「那天我食盒里的东西都被抢光了，是你给了我一些点心放在里面。」

那些点心其实是我偷偷藏起来，打算带回去给阿姐的，只是我看他实在可怜，要是完不成差事，只怕会被罚，就分了一大半给他。

「所以新婚那日，殿下用帕子包着点心送给我，其实已经是在暗示我了？」

「算是吧，但点心里包的花生和红枣，取的是早生贵子的好意头。」

「殿下怎么不直说。」

「我总觉得你心里还有陆靖寒，想要成婚后在你心里与他争个高低，自然就憋着不说当年的事了，而且那夜的事，实在是太

过窘迫。」

我的心里确有过陆靖寒，有过许多年。

不过从撞见他和阿姐互许终生，从我嫁给太子开始，这份喜欢就不会再有，也不该再有了。

太子的眉目舒朗，皎若天上晨星，让我忽觉耳根有些发烫。

我说，我怕自己会辜负他的真心。

他却反问我可信他是真心。

「我想过殿下对我好，也许是因为我是姜家的女儿，可我的心里又总有另一个声音告诉我，说殿下不会骗我。」

我信他新婚之夜塞给我的点心是真心。

我也信他给我取的小字是真心。

这世上，父亲要我不负门楣，母亲要我娴淑懂事，阿姐觉得我一直长不大，永远是跟在她身后的小妹。

只有韩云廷一人，他希望我自在，希望我快乐。

「我自幼长在宫中，受人恭维，也受过冷眼，沉浸权欲谋划多年，我的每一分真心，多多少少都是权衡利弊下的产物，但爰爰，我捧给你的，一定是我能拿得出的最真的那份。」

在普通人家长大尚且免不了争斗烦心，更何况是在高门大户，是在皇家深宫。

我尚且有阿姐护着，可他却什么也没有，事事都要靠自己去争，动辄就是皇权在上，利刃将垂。

十分的真心，这世上又有几人能拿得出。

他说，我忧虑的事一定不会发生。

他还说，无论日后出现什么变故，让我都不要乱了阵脚。

我答应了。

我信他，也更信我的父亲会护好阿姐，不会轻易赌上整个姜家。

有了他提前的叮嘱，等看到柳玉盈又数次进出太子书房时，我似乎也没有多惊讶了。

柳尚书是朝堂上的中流砥柱，难免受人倚仗，如今太子多受掣肘，依赖柳家倒也正常。

我时常在花园中碰见柳玉盈，她往来书房已经成了常事，和我碰见，也只是颌首点头，然后各走各路。

很快太子的禁足期就过了，天气也渐渐入了深秋，时常让人觉得身上发寒。

陆靖寒来回一趟赈灾有功，成了皇上面前的红人，连带着姜家也面上有光。

我旁观了许多天，终于，在陆靖寒和三皇子性情相投彻夜长谈的事传遍京城后，太子府里也传起了我失宠的流言。

人人都知道我只是姜家为了应付太子，嫁过来了事的不受宠的二小姐。

人人都觉得太子宠着我，是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。

如今我阿姐的丈夫与三皇子越走越近，太子的境况愈发艰难，我自然不该再得宠了。

就在流言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，太子在深夜无人时悄悄进了我的房。

我看见他的眼眶有些泛红，像一只受伤的幼兽。

六.

说我失宠，其实也不全是假话。

太子的确许多天没有进过我的院子了，如今再见，却是夜深人静，我都快要睡着了的时候。

我披上衣服，重新点亮了一盏灯，在忽明忽暗的烛火中，太子重重的闭上了眼睛，再睁开时，已经没了刚才失态的模样。

「殿下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」我紧了紧衣服，问道。

「最近的关于陆靖寒传闻你都听说了吗。」

我点了点头。

阿姐前两天还派人送来了许多绸缎，说是给我制新衣的。

我在绸缎中发现了一封信，是阿姐写给我，问我最近境况如何，言辞之间多是歉意与无措。

连我阿姐都听进了心里去，这京城怕是没有人再知道了。

「父皇今日下旨，将陆靖寒调任去了吏部。」

「吏部？」

我因为惊诧，微微提高了些音量。

流言之中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三皇子这是和陆靖寒联手，利用柳尚书摆了太子一道，让太子抬举陆靖寒，替三皇子做了嫁衣。

归根结底，这是太子被算计了，就算陆靖寒有功，如今圣眷正浓，再怎样也不该直接调任去吏部担任要职。

「父皇这是要给韩云彻铺路了，我本以为父皇只是偏心一些，不疼我罢了，没想到这么多年，我在他心里，竟只是替他历练韩云彻的一块磨刀石。」

韩云彻是三皇子的名字。

既是磨刀石，刀磨得够快了，也就不再需要这块石头了。

这话由太子自嘲般的亲口说出来，便带上了一股诛心的疼意。

父子倾轧，兄弟反目，太子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，是——

「爰爰，我要你帮我。」

陆靖寒崭露头角，三皇子风头日盛，宫里传出的消息总是说皇上的身体愈发不好了，时时都在咳嗽，还免了两日早朝。

自从陆靖寒调进吏部后，太子愈发倚仗柳家，府里也渐渐开始有人传不久后太子就要扶柳玉盈做侧妃的消息。

有些事一旦打开了话头，就总是会有人在各处议论。

所以哪怕我只是在花园闲坐，也能听见有丫鬟嘀嘀咕咕。

我管家这么久，还是头一次撞见明目张胆碎嘴子的人。

所以我挑了个晒不着日头的地方，让人压着那两个丫鬟，当着我的面各掌嘴五十。

清脆的一巴掌下去，丫鬟的眼泪就飙了出来。

再一巴掌下去，柳玉盈就按着往来的习惯，路过了花园。

柳玉盈似笑非笑的让我得饶人处且饶人。

我冷眼一瞥，道：

「本侧妃处置人，何时轮到你一个没名没分的多嘴了。」

我再不济，也是正儿八经用花轿抬进来的。

这是柳玉盈说不得的痛处，就这样当着众人的面，被我踩了个正着。

于是我和她也顾得不身份了，在花园中就争执推搡了起来。

她一个文官清流家的女儿，自然打不过我这种将军府长起来的，争执之下，我不小心用大了力气，竟直接把她推进了荷花池子里。

当天下午她就发起了热，而我也被太子一番训斥，甚至当着柳玉盈的面，直接把我推翻在地。

于是我和太子也闹崩了。

太子气急，冷笑着说好得很，说我本事这么大，在太子府闹得天翻地覆，还不如就回我的姜家去。

自然是要回的，我哭得情难自制，声嘶力竭地说太子娶我，无非是为了我父亲的权势，然后就哭着转身离开了柳玉盈的院子。

用不了多久，我失宠后心生妒忌闹得太子府家宅不宁，被太子嫌弃的消息，就会插上翅膀传遍京城，甚至还能传进宫里，变成旁人抨击太子的又一把柄。

太子要我走，我就当真借着母亲生病，我要回去侍疾的名义回了姜家。

母亲见到我以后气得不轻，说我太不谨慎，这是要给我的父亲招惹祸事。

反倒是父亲没多说什么，依旧是冷着个脸，和我打了个照面让我先住下就是。

姜家和太子唯一的联系，啪的一声，就断了。

这回太子，是真的只能依靠柳家了。

阿姐回来看过我，说她已经许多天没有再理过陆靖寒，她以为自己嫁得良人，却不想把姜家推到了三皇子那边，还连累了我。

我拉着阿姐的手，告诉她再等等。

阿姐问我等什么，

我说，等冬天到了，狐狸总会提前出来捕食的。

阿姐和陆靖寒闹腾了一顿，也回了将军府，打算小住一段时间，我知道阿姐心里不痛快，所以索性收拾了东西，搬去了她的院子陪着她。

听父亲回来说最近早朝时朝堂之上竟开始争论起了皇上病体未愈，年终祭礼该由哪位皇子代行。

于情于理，这都是太子该做的，可有人上书说太子近月来屡屡犯错，年终祭礼应由贤能者为之，话里话外，说得都是太子不行，应该让三皇子上。

本来两方各具一词，都说自己有理，争执不休了两三天，最后居然是柳尚书站了出来，掷地有声的举荐了三皇子韩云彻。

六部重臣，数年来和太子关系密切，自己的女儿还在太子府待着，竟然就这样明晃晃的站在了三皇子一方。

眼看我这个维系太子和姜家联系的侧妃和太子闹翻了，狐狸才敢探头出洞，露出自己的狼子野心。

有了柳尚书慷慨陈词，年终祭礼的人最终还是定了三皇子。

一时间朝堂民间，四处都在传皇上属意三皇子，打算另立太子。

这样的争执被搬进了奉天殿，直接在皇上面前争起了嫡庶之分，论起了长幼之序。

奉天殿内吵成一团，本来病刚刚见好一些的皇上被气得一头栽在了奉天殿的阶石上，当场就晕了过去。

七.

皇上被人从奉天殿挪回自己的寝宫后，就再也没醒过来，朝堂上下人心惶惶，父亲也连着好几日没有去上朝了。

晚间我和阿姐下棋，总是能听见琵琶声，那是我母亲弹的。

母亲是以前是弹琵琶的乐娘，最擅弹的曲子是关山月，戍客望边邑，思归多苦颜，以前父亲出征时，母亲就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弹这首曲子。

我总觉得母亲是从心底里喜欢父亲的，只是她不肯说。

自从我和阿姐出嫁，父亲和母亲相处的时间也多了起来，颇有些相伴相依的意思，母亲弹曲时，父亲就在一旁听着。

今天的琵琶声声入耳，让我执棋的手一抖，落错了一个子，满盘皆输。

「禾姨娘今天弹得曲子是十面埋伏，听起来怪渗人的，你可是被吓到了？」

我母亲的名字里有一个禾字，所以阿姐叫唤她禾姨娘。

我勉强挤出一个笑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「瑕儿，你是在担心太子吗？」

阿姐锁起了眉头，素净的脸上是化不开的忧愁。

我知道阿姐虽然和陆靖寒闹了一场，可她心里依旧惦记着陆靖寒，说我担心太子，也是说她自己担心陆靖寒罢了。

如果皇上真的一病不起，太子和三皇子两虎相斗，无论哪一方败了，我和她总有一个会牵涉其中。

「阿姐，你就别多想了，我看你最近都瘦了，我只是今天瞧见了平阳王入京，街上一队骑兵纵马，有些被吓到了而已。」

平阳王的封地在掖城，掖城有三万守军，除非皇上召见，否则平阳王一般都不会回京，这次皇上病重，他带着一队骑兵奔袭回京，在长街招摇过市，也不知道是在给谁下马威。

宫里一连几日也没个动静，我待在姜府好些日子，才突然听说皇上这是遭小人陷害中了毒。

皇后娘娘以雷霆手腕整肃后宫，在锦贵妃宫里翻出了毒药，当场就绞死了二十多个宫人。

其动作之快，一如当初宫中兴压胜之术，皇后被罚那般。

宫里哭声震天，锦贵妃声嘶力竭的吼着是皇后娘娘栽赃陷害，还说要请皇上做主。

只可惜皇上昏迷不醒，宫门也紧闭，连三皇子都进不去。

危急关头，锦贵妃突然取出了一个木匣，还说里面是皇上留给她的诏书，谁敢动她，就是欺君罔上。

众目睽睽之下，皇后娘娘取出了诏书，上面还盖着皇上的玉玺，清清楚楚的写着太子监国。

自那天以后，锦贵妃就被皇后以疯魔的罪名囚禁在了寝殿，任她哭闹嚎叫，后来她大闹说皇后娘娘篡改诏书弑君杀夫，皇后便将整座寝宫的人都撤走了，再不许人探视。

一个疯子说的话，是没人敢信的。

皇上的诏书大白于天下，太子监国已成定局，父亲又让母亲给他弹了一曲十面埋伏，说明日，他就该进宫了。

在十面埋伏曲声中，阿姐和我说，陆靖寒病了，已经爬不起来床了，去诊治的大夫说是在治理济北水患时落下的病根。

阿姐似乎是想回去照顾他，却又纠结得不知该怎么办。

我随口谄了个理由先拖住了阿姐，等她回房睡了以后，我又在院子里站了许久，忽听见两声鸟叫，接着就是一个蒙着面的黑衣人从房顶跃下，轻巧地落到了我面前。

他半跪在地上，递给了我一封信。

我拆开信封，里面是一些房契银票，和一纸太子的手书。

太子说明日凶险，他始终放心不下，所以在城外备下了车马，我可先行离开，若他事成，便接我回去，若他失败，我便隐姓埋名，他留给我的东西也可保我一生平安。

他还是替我留了一条后路。

我不知这是试探还是成全，又或者兼而有之。

看着信纸上爰爰吾妻四个字，我终究还是没有离开。

我告诉还候在一旁的蒙面人，让他转告太子，即是夫妻，无论成败，我都陪他。

我在院子里坐了一夜，阿姐房里的烛火也亮了一夜。

第二天父亲并未赶着去上早朝，临出门前我和阿姐发现父亲竟然穿上了自己的盔甲，好一幅威风凛凛的模样。

「父亲。」阿姐叫了一声，语气里满是不解。

我拉着阿姐的手，看见父亲转身，目光在我和阿姐之间转了一圈，复又握住了自己的佩刀。

「你们姊妹二人好好待在家中，有为父在，一定护你二人夫郎周全。」

父亲走的决绝，姜府的府门在父亲离开后就死死关上了，隔绝了外面的一切。

「瑕儿，父亲说的是什么意思？」

阿姐捏了捏我的手掌，似乎有些反应不过来。

「阿姐。」我顿了顿，问道：「若是陆靖寒死了，你会独活吗。」

阿姐像是被雷劈了一遭，盯着我看了良久，然后缓缓摇了摇头：

「不会。」

「阿姐，其实我与太子大闹回府，只是我和他做给柳玉盈看的一场戏，为的是逼出柳尚书这只老狐狸，让三皇子以为姜家与

太子再无瓜葛。」

「所以父亲进宫是为了相助太子？」

「对，父亲虽然明面上是中立的，但早就与太子有了往来。」

那时候三皇子有了平阳王，太子曾暗中登门数次，几经周折，才收服了父亲。

「那靖寒呢？」阿姐盯着我的眼睛，眼里是满满的焦急。

我垂下眼帘，平静道：

「他其实一直都是太子的人，他与三皇子交好的消息，也是太子放出去的。」

陆靖寒与太子相识，比我想象的还要更早一些。

在他搬来京城，展露才名前，太子就因派人查我而间接认识了陆靖寒。

两人志向相投，均有一腔抱负，为了太子大业，陆靖寒在京城中小有名气后就假意接近了如日中天的三皇子。

用太子的话来说，三皇子在他这边插了好几个人，那他放一个陆靖寒过去，倒也不亏。

陆靖寒与阿姐私定终身，加之科考中榜后上门提亲，其间因看中父亲的权势，想要搅黄这门婚事的人不在少数，还多亏了三皇子在其中周旋，才让陆靖寒和阿姐终成眷属。

三皇子以为陆靖寒娶了阿姐，他就拉拢了姜府，为了让他不生疑心，太子也跟着赶紧上姜府提亲，说要求娶嫡女。

说是要嫡女，其实不过是又加了一层谋划，正好把我娶了过去。

如此一来他光明正大的娶了我，三皇子那边不会起疑，陆靖寒与阿姐也终于成了婚，姜家依旧明面上中立着，一石四鸟，才是他真正的算计。

就连那位被早前去济北赈灾的大臣，也是三皇子安插在太子身边的人。

牵扯出他胞弟的京郊侵地案，闹出人命以后把这个暗桩子拔掉，太子借势颓唐于府中，再借柳尚书之力把陆靖寒推上去。

表面上太子处处失意，实际上所谓的为他人做嫁衣，嫁衣最终还是落在了太子的手中。

他本来想着一步一步瓦解三皇子的势力，兵不血刃的夺得皇位，所以在陆靖寒出尽风头时，两人相商放出了陆靖寒与三皇子交好的消息。

此番动作为的是将消息闹进宫中，让皇上知道这些年三皇子想要给他下得绊子不在少数，若皇上圣明，自然会开始调停朝中局势。

可太子没想到，皇上只将他视作自己爱子的磨刀石，不但没有调停，反而让陆靖寒去了吏部。

而深居宫中的皇后娘娘也发现了皇上亲笔写下的，自己驾崩后传位三皇子的诏书。

所谓的嫡出太子，正宫皇后，终究比不过皇上心中偏爱。

那夜太子溜进我的房中时，就已然摒弃了种种退让，此身所留，尽是杀招。

我隐瞒下了宫中的事，将自己知道的一部分告诉了阿姐，阿姐久久没能回神，坐在院中石凳上缓了半晌，问我可知今日父亲为何带刀进宫。

「今日太子是第一日监国，三皇子不会轻易将帝位拱手于他，平阳王回京，带了数千掖城驻军，为的就是今日助三皇子血洗奉天殿，今天父亲进宫，是为了帮太子平乱。」

「数千掖城军！」阿姐腾地站了起来，语气也愈发急促：「掖城军骁勇善战，父亲所带兵将不过数千人，怎能和掖城军相抗。」

阿姐两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，声音带上了哭腔，让我的心也随之紧。

八.

这本是一场请君入瓮的好戏，可偏偏平阳王回来了。

三皇子终究没有将一切都寄托在我父亲身上。

太子在奉天殿持玺监国，三皇子和平阳王持令牌带兵入宫，将太子和满朝文武都困在了大内。

我父亲进宫，便是要去拖延时间，跟着太子搏一场，杀三皇子一个措手不及。

可阿姐说得对，和掖城军比起来，太子和父亲的胜算确实不大。

我搬了把椅子，坐在了院子中央，今天的京城似乎格外安静，皇宫中的兵戈声传不出来，我远远望去，只能看见重重叠叠的楼宇飞檐。

一直到日头挪到正上方，我才听见一阵地动山摇般的马蹄声，马蹄声整齐划一由远及近，我站起身，让守门的小厮将门打开。

门外已经站了一队守卫，将整个姜府护在其中，其余的兵将正在往皇宫的方向赶，有人翻身下马，站在了我面前。

是陆靖寒。

「瑜儿怎么样，她还好吗？」

陆靖寒一身尘土，应该是假意称病后拿着兵符连夜赶路，片刻不歇去调兵回京的缘故。

「阿姐在后院陪着我母亲，姜府一切安好。」

我和陆靖寒匆匆打了个照面，他就又骑上了马，一路冲杀去了宫中。

府门再次合上，不过多久，外面也跟着骚乱了起来，有马蹄声，也有哭喊声，不过大多是几声闷响，就再没了动静。

我仍旧坐在院中，鬓角的汗浸湿了额发，风一吹，让我忽觉浑身都发凉。

一直到日头向西沉去，厚重的大门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扣门声，门被打开，是手持重刀的父亲。

看着父亲跨步进来，盔甲上尽是斑驳的血迹，我突然卸掉了所有的力，想站起来，却腿一软，差点跪倒在地。

「父亲。」

我抓住父亲扶我的胳膊，上上下下的打量，看了好几遍才确定父亲身上的血迹都是别人的。

我的父亲完好无损的回来了。

我的父亲还说，我和阿姐的夫郎也完好无损，如今正在宫中稳定局势。

「阿姐和母亲都在后院，父亲，你去看看她们吧。」

我指了指后院的方向，在父亲离去后，我才撑着身子跨出府门，看见了长街上的景象。

有死尸，有断刃，也有一滩滩的血迹，可最浓重的血腥气是从皇宫的方向飘来的，一股一股的向长街上涌，让人胃里翻腾，几欲作呕。

是夜陆靖寒也来了，他的脸上添了一道不大不小的伤疤，阿姐哭得伤心，对陆靖寒又锤又怨，我不好在旁边待着，就去了姜府大门。

门口挂上了灯笼，风一吹，灯笼就歪歪扭扭的摇晃了起来。

「爰爰。」

我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，一扭头，发现是太子竟然来了。

我看着太子，他应该是换上了崭新的衣袍，什么也没缺，什么也没少，就这样完完整整的站在我面前。

「爰爰，我赢了。」

是赢了。

「爰爰，不用怕了。」

是不用怕了。

他朝我招了招手，我鼻子一酸，便扑了过去，把脸埋进了他的胸口，两只手也死死揪住了他的衣袍。

我实在是害怕。

从他告诉我他的计划，从平阳王入京，从陆靖寒装病，从父亲离府，我就开始害怕，每时每刻，我怕得都快要发疯了。

太子用一只手环住了我的腰，另一只手不停的轻拍着我的脊背。

我感受到自己不争气涌出来的眼泪浸到了他的衣服上，等我挪开脸时，他胸前的衣服颜色果然深了两块。

太子替我拭去了眼泪，突然告诉我，说他也害怕。

「你怕什么？」我眨巴了一下眼，忍下了泪水。

「怕自己好不容易把你娶回来，反而害了你一生。」

太子招了招手，身后便有侍从送上了好几幅画卷，我打开了最上面的那副，才发现这是那天画的梅花雪景图，不过上面不知何时多画上了一道背影。

画上的人穿着大氅，梳着双环髻，看样子正急匆匆的向前奔去。

「这是我？」我拿着画卷，看向太子。

「对，这是我回太子府取的，画的是我们第一次相遇，我替你指了路，当时我看着你的背影，就想着日后若是能娶你为妻该多好。」

我翻了翻其他的画卷，都是太子画的，虽然不多，却也画的都是我。

这一夜我看着画卷，在房中和太子说了许多话。

他告诉我初遇那时人人都看轻他，全都上赶这去巴结锦贵妃和三皇子，就连他都觉得自己比不过韩云彻。

他还告诉我那夜的点心他带给了皇后娘娘，最后都吃光了。

我明明没喝酒，却总觉得自己有些醉了，其他的实在记不太清，只记得红帐低垂时，他唤我爰爰。

我用胳膊环住了他的腰身，轻轻叫了许多次他的名字。

宫变后的数日，因为外面还不太平，宫里也还在清扫，所以我和阿姐仍旧住在姜府。

午门外砍了许多人，血腥气几天都散不去，柳氏一族也在其中，整个柳家，就只剩下一个还被软禁在太子府的柳玉盈。

整座城的城门都关上了，连只苍蝇也飞不出去，父亲说是那日宫变，韩云彻被父亲断了一掌，后来混战中被人护着逃出了宫。

如今韩云彻不知去向，所以就闭了城门，兵丁们正挨家挨户的搜查，用不了几天就应该能抓住他了。

因为还有余孽逃窜的缘故，姜府上下也加强了守卫，我和阿姐日日无聊，就央了母亲，让她教我和阿姐弹琵琶。

闺阁女子的要学的东西，我和阿姐也算是从小就学起，但唯独乐舞两样，我们俩是什么也没学进去。

尤其是舞，阿姐是身体太弱，学不得，我就纯粹是怎么学也学不会，后来父亲也看不下去了，索性叫了几个师傅来交我和阿姐武艺，让我和她强身健体。

可阿姐的身子依旧弱，反倒是我，自从十一岁时病了一场后就再未生过病，跟着师傅还勉强学了些拳脚功夫。

我和阿姐学了两天琵琶，太子府的护卫忽然来了姜府，和我说柳玉盈饮了毒，死前想要见我一面。

听见饮毒二字，众人皆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「她哪儿来的毒药？」我锁着眉头质问面前的来传讯的人。

「是清蕤院用来毒鼠蚁的药，奴才们赶过去的时候她已经呕了几次血，大夫说是强弩之末了。」

我放下琵琶，脑子里浮现出柳玉盈那张清丽的脸，一时间呼吸都有些不稳。

「去看看吧。」母亲替我归置好了琵琶，继续道：「外面不太平，多带些护卫去，加之太子府也有护卫，她不敢耍什么花招。」

九.

传讯的人说大夫给柳玉盈下了两剂猛药，现在正吊着一口气等我回去。

等我赶到清蕤院的时候，柳玉盈正穿了一袭大红色的嫁衣，坐在房中等我。

那身嫁衣上绣着赤金的牡丹，红艳艳的，像一簇烈火，虽然她敷了脂粉，涂了口脂，却还是盖不住灰青的脸色。

「你想见我？」我让侍女停在门口，独自跨进了房门。

「我穿这身嫁衣好看吗？」柳玉盈扬起头，扯出了一个得体的笑容。

「好看。」

柳玉盈是我见过的美貌唯一可以与我阿姐并论的人，有些时候她甚至要比我的阿姐更胜一筹，所以哪怕是现在，她也还是动人的。

「这身嫁衣是我亲手绣的，以前我想着，我一定要穿着这身衣服嫁给韩云廷，可我还没有绣完，你就嫁进来了。」柳玉盈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，像是两把利剑：「可我不在乎你，我知道，他娶你只是为了姜家的权势，他宠你也是做给别人看的，你只是个侧妃，一个玩意儿而已，可我不一样，总有一天他登基成了皇上，我才是那个能站在他身边陪他睥睨天下的女人。」

「可你姓柳，你是柳家的女儿。」

是早已投靠了三皇子的柳尚书的女儿。

柳玉盈听见柳家这两字，陡然绽放出了一抹更艳丽的笑容。

「那年我求着父亲，让他将我送进太子府，进太子府前，我的父兄告诉我，一定要尽心侍奉太子，我就真的以为柳氏和太子互为一体，只要我陪着他走上至尊之位，总有一天，他会看见我的。」

「你不知道柳家已经归顺了三皇子？」

我有些讶异，这么久以来，我一直以为柳玉盈也是柳尚书送来的探子。

柳玉盈听见我的询问，渐渐发出了一阵凄凉的笑声，一直到自己抑制不住的咳了起来，才停了下来。

「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被利用的是什么吗？是真心，是我的父兄利用了我对韩云廷的真心，是韩云廷利用了我对他的真心，从我祈求父亲将我送进太子府开始，我就成了柳氏一族的棋子。」

柳玉盈指着自己的胸口处，棋子两个字从她口中溢出时，已然泪流满面。

我静静听着柳玉盈的话，心里却沉闷得难受。

柳玉盈接着道：

「十六岁那年，我在诗会上第一次见到韩云廷，他做了一首词，从那以后，我就一心喜欢上了他，我知道我的父亲效忠他，我还知道他的处境艰难，所以我拼了命的想走到他身边，

你没有嫁给他之前，他意气风发，可你嫁来了以后，一切都变了。」

柳玉盈突然提高了音量，撑着桌边站了起来，甚至挥袖将桌上的茶具都击翻在地，茶杯摔在我的脚边，碎片四溅。

「你嫁进来以后，他处处失利处处受制，我以为你就是一个灾星，一个姜家送来的灾星！」柳玉盈一只手扶着桌子，另一只手指向了我，她的声音破碎得比茶杯还要严重些：「可你们一起骗了我，你们都知道真相，只有我不知道。」

在柳玉盈的哭腔中，我看见她的嘴角涌出了一股暗红色的血，连带着她的脸色也愈发难看了起来。

人人都是棋子，可人人都曾执棋落子，只有她一个人，从未看清过。

「姜瑕，我到底输给了你什么，是家世，是才情，还是样貌，才让他竟从未真心待过我。」

「是家世，还有时间，我的父亲选择了太子是其一，还有……」在柳玉盈追问的眼神中，我顿了一顿，接着道：「我与他相识的时候，他还不是现在的样子。」

柳玉盈止了声音，先是拭去了自己的泪珠，又擦去了唇角的血，血渍在她脸侧蹭开，像雪地里落了一瓣梅，顷刻就要被大雪掩埋。

我的心跳忽地一滞，

「以太子的性情，柳家的事其实不会株连于你。」

「他不株连我，我难道就能委身于仇人脚下，靠着 he 的一丝怜悯，苟延残喘的活下去吗，如果是你，你能做到吗？」

我做不到，骄傲如柳玉盈，更做不到。

「我知道你一定很奇怪，既然我本就想要寻死，为什么一直等到了今天才饮毒。」柳玉盈一步步的靠近我，脚步踉跄，声音却轻缓又柔和：「因为你们算计了我，我既然要死了，当然也要算计一回你们。」

我对上柳玉盈的双眼，突然有些发慌，只能强装镇定的问道：

「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」

「韩云彻失踪了这么久，你说为什么搜遍了整座城都找不到他啊。」

「你把他藏在了太子府？！」

「你不用那么紧张，他现在不在，可你猜一猜，将军府的护卫跟着你来了太子府，那韩云彻要是想要挟持人质出城，想要报断掌之仇，该去找谁啊？」

柳玉盈轻言细语，如同淬了毒。

阿姐。

是阿姐。

我几乎瞠目欲裂，柳玉盈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我一把推开，我转身向外奔去，侍女和护卫跟在我身后，呼啦啦的一片，脚步声全都踏在我的心坎上。

我慌不择路的往姜府跑，踏下台阶时一脚踩空，直直的摔了下去，头上珠钗散落，我厉声让护卫赶紧回府，然后自己爬起来斩断了马车上缚马的绳索，纵马往回疾奔。

我与巡防官兵几乎同时赶到，姜府被围住，里面的哭喊声越过围墙传出来，让我直接跌下了马。

我被人护着往里走，院子里多了好多尸体，大都是面熟的家仆，我扯住一个人，问他是不是韩云彻来了。

他点了点头，看起来似乎被吓坏了。

韩云彻突然出现，带着余孽杀进了后院，现在已经被困住了。

我带着人去了后院，尸体果然要更多些。

我看见断了一掌的韩云彻和他所剩不多的随从被围在后院，只要一声令下，我身边的士兵就会冲上去将他剁成肉酱。

可他挟持了我的阿姐，他将我阿姐禁锢在了自己身前，沾满血的刀正比在阿姐的脖子上，让阿姐连动都不敢动。

在他身后的阶石上，我还看见了一具尸身，那具尸身的胸口插了一把刀，血还在涓涓的向外涌。

「母亲……」我张了张嘴，发出两个几乎不成调的字。

挡在我前面的人被我一把推开，我疯魔了一般的想要往前走，却怎么也哭不出来。

那是我的母亲，是还没有教会我琵琶的母亲。

阿姐也在哭，还在一点一点咬着牙的让我不要过去。

我被人拉住了，然后我便更疯魔了，嘶吼着让他们放开我。

最后是父亲和陆靖寒先赶回来了，父亲扣住我的肩膀将我往回拉，我扭头，看见的是父亲悲痛隐忍的脸。

我半跪在地上，指了指母亲的方向，张着嘴想要说点什么，却只能发出啊啊的声音。

直到父亲叫我瑕儿时，我才终于哭了出来，

「母亲，母亲还在那儿，我要过去，父亲，你让我过去……」

是父亲将我拦在了身后，我看着阿姐的脖子被划出了血痕，陆靖寒死死握着手里的刀，恨不得上去将韩云彻碎尸万段。

韩云彻说他要快马，要银票，要他的生母锦贵妃，还要父亲大开城门，送他出去，否则他就杀了阿姐。

父亲久久没有说话，我看不见父亲的脸色，可我能看见他的手在轻轻颤抖，那边有他最疼爱的女儿，还有不共戴天的仇敌。

我的脑仁有些疼，觉得四处都在天旋地转。

「我来吧。」我擦干了眼泪，也止住了哭声，艰难的从地上爬起来，站到了父亲身边，对着韩云彻说：「我来换我的阿姐。」

韩云彻的眼神阴鸷，似乎没有动摇。

「我是太子侧妃，太子从一开始喜欢的就是我，和他一起做戏的也是我，你绑了我阿姐，只能威胁我的父亲，可如果你绑了我，就能威胁到太子。」

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着平稳，韩云彻的手晃了晃，我知道他动摇了。

僵持了许久后，他让我走过去，我就按照他的话，一步一步的往前跨。

「不要！」带着哭腔的喊声，是阿姐在制止我，在我跨出第一步时，父亲也拉住了我的手。

父亲的掌心有厚厚的茧，踏实得让人心碎。

我的父亲终究不愿用一个女儿的命，去换另一个女儿。

在拉住我手的那一瞬间，父亲和我对视一眼，脸色微变。

「我已经失去了母亲，不能再失去阿姐了。」

在宽大衣袖的掩盖下，我一边木然的说话，一边用手指在父亲的手腕上轻轻写下一个字，然后挣开了父亲的牵制。

十.

在靠近韩云彻的那一刻，我几乎能清他眼底的嗜血和疯狂，韩云彻的手臂已经被包扎过了，少了左手的胳膊显得格外可怖。

阿姐呜咽着看着我越来越近，最后被我一把扯住，推向了陆靖寒。

在陆靖寒搂住阿姐的一瞬间，我也被韩云彻锁在了臂弯里，冰冷的刀刃贴在我的颈间，他微微用力，我便感觉到脖子一阵巨疼，接着就有温热的血珠顺着皮肤肌理洩进了衣服中。

父亲差人去备马，去宫中禀告太子，韩云彻挟持着我，带着下属被人包围着一步一步的挪动，从姜府到长街，从长街到城门。

太子令未至，城门就无人敢开，两拨人也就跟着这样僵持着。

韩云彻的呼吸在我耳畔无限放大，勒着我的那只手也越来越紧。

「你害怕吗。」我尽力向后靠去，却还是无法忽视颈间传来的痛楚。

「闭嘴。」那把刀贴近的更狠了，韩云彻呼吸沉重，身体像柱石一样杵在原地。

「从小锦衣玉食的三皇子，一朝兵败成了逆贼，东躲西藏这么久，如今还要流亡他乡朝不保夕，除却害怕，应该还有不甘心吧。」

「我让你闭嘴！」韩云彻咬着牙说出这几个字，连持刀的手都在轻轻颤动：「你再多说一个字，我现在就宰了你！」

「你不会杀我的。」我分不清衣裳浸湿的地方是汗还是血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我维持着表面的镇定继续轻声说道：「现在杀了我，你就再也走不了了，你还要靠挟持我才能出城，还要靠我换回锦贵妃，就算要杀我，也只会拖着我们一起走，等到了没人的地方再要了我的命。」

血海深仇，无论韩云彻挟持的是我还是阿姐，只要他脱了困，就不可能让人质活着回去。

韩云彻没有接话，我看不见他的神色，只能感受到他持刀的手越来越不稳当，尤其是听见我说锦贵妃时。

在韩云彻呼吸的间隙，我藏在袖中的手越握越紧，就在千钧一发时，太子到了。

在巍峨的城门前，我隔着人群，看见了策马赶来的太子，随着太子的身影越来越近，韩云彻也彻底清醒了过来。

我停下了动作。

太子猩红着眼，跑到了最前面，甚至比我父亲还要靠前一些，他怒声让韩云彻放了我。

韩云彻似乎很享受这种让太子失态的感觉，那把满是血迹的刀几乎就要直接划进我的脖子里，让我终于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凉气。

「韩云彻，你敢伤她，天涯海角孤也一定会找到你将你碎尸万段！」太子狠狠一挥袖，整个人的表情都扭曲了起来。

「我母妃呢，想要她活着，就打开城门，备上快马，用我母妃来换。」

韩云彻喊出口，另一头就有人牵来了一驾马车，太子说锦贵妃就在车中，车帘掀开一角，依稀能看见里面确实坐了一个女人。

可韩云彻并不买账，一定要让人先打开门。

在太子的命令下，城门轰然大开，韩云彻拖着我向后挪动，短短一段路，竟让人觉得无限漫长。

韩云彻要的快马都牵来了，和那架坐着所谓锦贵妃的马车一齐停在对面。

「孤将东西都给你，你放了她。」太子抬起手，指向了我。

「让我母妃下车，放她自己走过来。」

又是一阵僵持，车上的女人被人扶下了马，虽然形容憔悴，却还是依稀能窥见当初的风华。

太子曾说锦贵妃是最受宠的，平日里连一点血皇上都不会许她见着，如今我头一次见到她，竟是如此场面。

这就是皇上宠了一辈子，爱了一辈子，连江山都要送到她儿子手中的锦贵妃。

「母妃！」

韩云彻大喊了一声，锦贵妃也跟着泪眼婆娑。

两头都是人质，两头都不肯先放人。

锦贵妃哭喊着让韩云彻自行离开，可韩云彻一心只想带着她一起走，有人扣住了锦贵妃的胳膊，由她哭闹。

在众人的注视下，锦贵妃突然对着韩云彻高呼了一声云彻吾儿，就活生生撞死在了刀口之下。

血从伤口溅出，撒了一地，让我无端想起了倒在台阶上了无声息的我的母亲。

我的手脚一阵发凉，耳边响起的是韩云彻撕心裂肺的喊声。

此一遭，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

锦贵妃用自己一条命斩断了韩云彻所有的后顾之忧，那些快马终究悉数送到了韩云彻这边。

有人匆匆掩盖了锦贵妃的尸身，可韩云彻却没有就此上马离开。

他似乎是疯了。

「尊贵的太子殿下，我的好二哥，你很喜欢这个女人是吗？」
韩云彻又哭又笑，疯疯癫癫般的挑衅：「既然这样，那你拔出

刀，自毁右掌，我就先饶她一命，你若不敢，我现在杀了她。」

我刺痛的皮肉似乎已经麻木了，耳廓也在发麻。

太子从来都是睿智的，人质几乎必死无疑这件事我清楚，阿姐清楚，父亲也清楚，所以他不会不明白。

可他只是愣了一下，就反手拔出了父亲的佩刀，左手持刀，右手平举，闪着寒光的钢刀刀刃抵在了他的手腕上，连父亲都没来得及阻止。

周遭的人都在叫他太子，都在让他三思。

他只问了一句：

「说到做到？」

韩云彻不可能做到的，我想要摇头，却无法做出动作。

随着太子的动作，韩云彻的胳膊晃了晃，那把刀似乎离我的脖子远了些。

我看见钢刀之下，太子的手腕已经被绽开了一抹血痕，一如我的脖颈。

我在看着，韩云彻也在看着。

他的嗓间发出生锈了一般的嗬嗬的诡谲笑声，连带着他的手臂也在晃动。

我望向父亲，视线交错之时，我陡然握紧手中的金钗，狠狠插进了韩云彻的大腿。

这是我在太子府摔倒时掉在地上的金钗，是我母亲曾经赠我的生辰贺礼。

如今金钗的大半截都没入了韩云彻腿中，他吃疼后退，我猛地推开他僵直了的胳膊，复又被他锁住了肩膀。

靠自己并不精通的拳脚功夫，我与韩云彻纠缠在了一起。

「父亲！」

我长喝一声，电光火石间，有携带着万钧之力的箭矢破空而来。

那支箭矢擦过我的脸颊，直直射中了韩云彻的脑袋，而我的胸前也泛起一阵巨痛。

我的父亲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云麾将军，他曾告诉我和阿姐，软着脾气被人欺凌，就硬起拳头打回去。

韩云彻仰面朝上倒了下去，一声闷响，几多尘土，两只眼睛还睁得大大的。

随着更多的箭矢射向那些个已经群龙无首的余党，一直被迫按兵不动的士兵们也冲了过来。

我听见身后有许多道急促的脚步声，却没有力气转身。

我无力的垂下头看向自己胸前被韩云彻插的那把刀，血正在快速的向外涌，我只低头这一会儿，衣衫就已经被染透了。

有人叫我瑕儿，有人唤我爱爱，可我说不出话，只能用和韩云彻差不多的姿势倒下。

树林里有雀鸟惊飞，满头珠玉震碎。

是太子抱起了我，他颤抖得厉害，整个人都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。

「韩云廷……我好疼。」

原来我的母亲死前，这么疼。

十一.

我是在一日午间醒过来的，有日光透进窗户，再透进鹅黄的床帐，最后变成柔和的一片光洒在锦被上。

我的嗓子干涩得难受，刚想要说话，就有人靠近了床边，坐到了我身旁。

「阿姐…？」我半阖着眼睛，努力适应着光亮。

「是我，我在呢。」

阿姐用两只手包住了我的右手，她的掌心有些凉，声音也放得格外轻。

我想要起身，阿姐却不许我起来，只挥手召来了侍女，让她去请太医和皇上。

「皇上？」我有些讶异，却不想牵动了伤口，疼得我瞬间白了脸。

「你别动，这儿是昭纯宫。」阿姐替我掖了掖被子，道：「前些天先皇驾崩，太子殿下已经登基了。」

「我只记得自己晕了过去，没想到晕了这么久。」

「你晕了快半个月了，太医说你伤得重，那天皇上抱着你回宫，差点就没能救过来你，这些天大家日日都盼着你能醒过来，如今你醒了，我的心才算是放下了。」

阿姐笑中带泪，一边说着，一边替我理好了头发。

父亲是外臣，不能时时进宫，阿姐这些天一直待在宫里贴身照顾我，人都清瘦了一圈。

阿姐说逆贼都清理得差不多了，城中也恢复了太平。

阿姐还说父亲将那日摸到我掌中金钗，和我在他手腕上写下一个「弓」字的事情也告诉她了。

父亲曾百步穿杨，一把重弓千军之中取敌将性命，我信父亲的箭术，父亲也信我不会放任韩云彻离开。

「那天先是禾姨娘救了我，又是你救了我，我……」阿姐有些哽咽：「若不是禾姨娘推开了我，那把刀就该插在我身上」

了。」

我的心忽地有些下坠，扯的我的心肝脾肺都疼。

我努力去回忆母亲平时的模样，她总是单薄的，轻言细语的，偶尔出现在父亲身边时，也是默不作声的瞧着，跟着，像是后宅里柳枝投下的一道影子，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吓到她。

「母亲既然救了阿姐，肯定是希望阿姐好好活着。」我和阿姐的手交叠在一起，掌间的热气也流转着。

「禾姨娘安葬在了族地，过些天等你身体再好些，我们就一起去祭拜她。」

我轻轻点了点头，顺着侧脸滑下去的眼泪也跟着涸进了发丝中。

阿姐喂我喝了几口温水，然后一点一点的和我讲着最近发生的事，我有些头昏脑沉的，若不是外面突然传来请安和下跪的声音，我差点就在阿姐的声音中又睡了过去。

太子登基，如今我该称他皇上了。

他的步子迈得极大，一起跟着来的还有太医。

阿姐挪了位置，换成了他坐在我的床边。

他也清减了许多，眉眼间沉沉的氤氲着凌厉和憔悴。

「爰爰，我来了。」

他俯下身，冲我露出一抹笑，只是这笑里藏了诸般心酸，实在算不得好看。

太医也上前替我把脉，好一通望闻问切，我躺在床上，都能看见他有汗水从脑门向下滑。

「娘娘……娘娘她……」

「但说无妨，朕不会怪你。」

皇上握住了我放在身侧的手，他沉着脸询问太医，手却越握越紧。

我瞥见他手腕上那道伤口，已经变成了一道淡粉色的印记。

「娘娘之前重伤，如今虽然转醒却左寸心亏，脉象虚薄，日后怕是只能尽心将养，少有动作，才能勉强…勉强享常人之寿。」

一语必，太医的头也直接抵在了地砖上，恨不得找个洞把自己埋下去。

皇上的眉头又锁在了一起，眼见太医得身体抖的越来越厉害，我只好拽了拽皇上的手，道：

「没事，太医说的，日后我记下来，好好养着就是了。」

他挥了挥手，周遭的人就全都退了出去，连阿姐也跟着离开了。

整座内殿都空了，也静了。

皇上伸手过来摩挲了一下脸颊，突然问我，「还疼吗？」

我笑着摇了摇头。

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天底下最好的药材最好的名医我都会找回来，不会让你再出事。」

我笑了笑，让他弯腰凑过来。

等他弯下腰凑到我面前时，我微微抬首，在他唇角落下一个吻。

「有你在，我没什么不放心的。」

太医开的药总是苦的出奇，以前晕着的时候不觉得，现在醒过来了，一口一口的喝，常常苦得我半刻钟都回不过神。

皇上总是会搜罗各式各样的药膏送过来，说是能淡去我脖子上的伤疤，许是怕我多心，又说淡不下去也没关系，正好和他凑一对儿了。

阿姐终究是外命妇，如今我醒过来，她也不好再在宫里久居，等我下床随意走动了，阿姐也就提出要离宫回府了。

我和阿姐一起出了宫，先去祭拜了母亲。

母亲的墓和先夫人的离的不算远，碑上刻着的除了母亲的姓名，还有姜榭亡妻四个字。

姜榭是父亲的名字，阿姐说，这是父亲让刻的。

我在母亲的墓前待了许久，恍恍惚惚的想起母亲以前弹关山月的模样，却又总是记不真切，一直到太阳西沉，我和阿姐才被父亲派来的人接回了姜家。

父亲仍旧是话不多，不苟言笑，像一只猛虎一样。

只是原来猛虎的鬓角，也生了白发。

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吃了一顿不算团圆的团圆饭，父亲什么也没多说，只是让我在宫中好好照顾自己。

父亲没有提及姜家的昌盛，送别我和阿姐，自己再进府时，也没有回头。

阿姐回了陆府，我也回了宫。

阿姐不在，我的日子愈发无聊了，太后召见过我几次，让我好生将养，也敲打我让我恪守宫规。

皇上倒是常来陪我，不过也坐不久，有时候一局棋还未下完，就又回勤政殿了。

我学了许多插花点茶的新玩意儿，无聊得紧了，也会出去看看宫里的小宫女对阵踢毽子，毽子翻飞，她们笑，惹得我也开心。

不知在宫里过去了多久，前朝突然传来了父亲辞官的消息。

边境的二十万大军，终究是皇家的，不是姜家的。

皇上许了父亲一个清闲侯位，说起来也是皇亲国戚了，我管不得前朝的事，仍旧日日喝着那些苦药过日子。

皇上说我的封后大典已经开始在筹备，等年关过了举行完大典，我就是他真正的妻了。

当日嫁进太子府时缺的东西，他要一一给我补回来。

很快，京城就下起了今年的第一场雪，雪花铺天盖地的落下来，红墙白雪，煞是好看。

我在午间赏雪，皇上突然来了，说宫里的梅花开了，趁现在雪停，他问我想不想去赏梅。

他曾说过要带我去看梅，如今算是如愿了。

我裹上了厚厚的大氅，抱着手炉，和皇上一路缓行去了梅园。

几十个宫人浩浩荡荡，随处可见有人正在扫雪。

等到了入口，皇上让旁人都在外等着，只带着我进了梅园。

满园的红梅，朵朵枝头都盛着雪，香气兜头盖脸的扑过来，真是好闻得紧。

「日后我差人在这里修一个亭子，我们过来赏梅就更方便了。」皇上指了指不远处的空地，又替我紧了紧大氅。

他说，日后都是好时光了。

我想要折两枝梅花带回去，他便让我待在原地等他，梅园的积雪太厚，他替我去折。

我看着他在梅枝雪影间的背影，清俊萧肃，长身如玉。

眼前这个人是在前朝运筹帷幄生杀予夺的皇帝，也是带着我踏雪行路，替我折一枝红梅的夫郎。

他曾说他的真心总是要先权衡利弊，也曾说他给我的，一定是拿得出的最真处。

人生如此，不能再多求。

我侧过身，在突然飘扬起来的雪花中看过去，宫墙巍然，琼楼玉宇，实在看不见宫外的景象。

有兔爰爰，雉离于罗。

我终究不能再自在了，不过还好，是我心甘。